


集部

安雅堂集卷十二

元 陳旅 撰

志銘

丘同知墓志銘

丘氏齊太公後太公封于營丘支子用邑為氏晉宋以來代有聞人譜牒已不可攷其世次在趙宋有為陳留令者因家陳留有子三人從高宗南遷其季子處台州

三世為璹始家錢塘璹生次山以承信郎領漕薦屬宋亡不仕次山生世良字子正是為松江府君幼頴悟讀書過目輙解年十二喪父二兄分遺貲去君奉母張夫人以居日益貧無以為養教授錢塘市中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蒐究士大夫咸願與游稱其學行之兼懿也于是集賢院薦之于朝翰林學士徐公子方閻公子靖又薦君與元君復初皆宜編修國史君獨嘆曰吾不過欲得禄江南以養母耳餘非所願也宰相聞而念之奏

為海鹽州儒學教授學久壊土田奪于張宗人服君德
教相戒勵唯恐教授不與乃復田千餘畝又大修孔子
廟秩滿除杭州路教授杭為東南大會府省憲臨其上
而四方游士之所集也為教官者易得誚上下君與教
時若左丞許公敬臣廉訪使修公伯起皆待君如平生
士亦無敢訕議既代授將仕郎慶元路總管府知事君
所定文牘吏不得舞文法為姦利監郡者擅權貪勢以
君持律令志不得逞走郎閭愬知事抑巳郎曰若所為

職知事民不聊生方議責若若顧愬人邪亟往謝知事具人慚服故終君為僚時得不敗後竟以贓罷郡倉歲畜米以輸京師船人入倉廢法用量所贏十五六是歲有一倉所畜米黖腐郡守以下咸懼曰破家不足庚奈何君計之曰若節其贏則不至用此即往見海運官曰先時官來縱船人大取贏去唯所欲用是暴民膏血而擾國家者也何福以堪且人行天險中平生乃克濟耳海運官惕然戒船人毋取贏黖腐米固不用至治中賦

江南包銀帥閫以慶元賦委君定之君分戸為九等止科其上者而已行省使者以賦簿峻責之君曰民困賦役今又科包銀如是亦足矣吾以一身為一郡民請命其亦可也卒不增時太夫人年九十餘居南湖之上日具酒為歡娛達官顯人亦時與君為太夫人壽俄丁内艱哀毀不自堪以喪還杭制終調杭之於潛縣主簿于潛豪民多閑令甲以主簿儒者聚縣廨覩之君聽訟明決誦律如流水豪皆驚嘆不復敢梗縣政攝縣昌化以

至陛承事郎為集慶之江寧尹皆以嘗施于潛者而施之于是君老矣居二年請老于朝進奉訓大夫同知松江府事致仕推恩追贈父具官母某縣君妻潘氏封某縣君至元三年丁丑歲二月丁酉以疾終年六十九子男二人長曰茂廕授温州路樂清縣尉次曰芝女二人長適吳江州稅務大使吕文矩次適吳興費元禮孫男一人申孫其年三月甲寅葬錢塘縣方家峪先塋之次

君聰明辯温行正而通與人交終始款愿心不宿怨能

急人之急自壯至老無一怨之者居家平易和樂外因官事而妻子不知仕宦四十年未嘗營產業為文不事艱險善為詩尤善長短句有梯雲集六卷隨筆二卷初同郡潘翁有女富人求之不與一旦見君以為宜壻家人言其貧翁曰丘生令貧後富貴竟妻之君果以文學發身官至五品夫人得為封君潘翁亦知人哉余聞古之仕而已者則歸教其里使子弟有所受以為善先王治化之所以盛也君以善道著于鄉雖庸夫孺子亦敬

而愛之故余于其致仕而來歸也以賓禮延致郡學將使學者接見其風猷而有得焉而君遂即世矣茂以狀泣請于余曰子實知先人願得銘刻于墓石余誼不得辭乃為之銘曰

德足以範俗才足以綜治老于鄉邦猶足以淑夫子弟則雖懸車于門未嘗不行其志嗚呼令人逝矣過其墓者尚慨歎而興企

汪先生墓志銘

汪先生諱斗建字昌辰建德淳安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先生倜儻有奇志幼時出言輒過人長益挺然欲以其才諝自見于世從祖諱某由錢塘知縣以至爲大理少卿常挈以自隨牒試國子監名在前列方襄樊受圍賈似道專國玩兵不即捄凡在朝者不唯不敢言乃更相爲諂阿以爲周公復生遂比當時爲成周隆平之世似道于是愈不欲人言襄樊事時先生在京學率同舍七十人伏闕上書極言國勢阽危上

流不可不急援也書上十日不報遂拂衣還故丘至元內附之後亦未嘗有榮進之意乃東遊會稽探禹穴因汎覽金華鴈蕩諸山以至于海悠然賦詩有霞塵之思焉聞故宋尚書方公逢辰講道于淳安之石峽則歸從之游以大有得于義理之學既而典教鄉校士論翕然稱之又教遂陽三載遂不復仕唯家居教授學者日接其風猷有以善其鄉俗先生神鑒爽朗長髯垂膺酒酣言論忼慨激烈雅好鼓琴時為客作離騷數曲清聲抑

揚聽者悲憤猶有屈乎哀郢之心焉泰定丙寅七月某日卒年七十二娶趙氏子男一人孟文孫男一人汝懋曾孫男一人某天歷己巳十月某日葬于某里某山先塋之次以趙氏祔余備官錢塘孟文使汝懋來徵墓銘余讀其狀而嘆曰詩云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當宋之亡也猶有謇謇諤諤如汪先生者乎乃為之銘曰

道有勿行則教于其鄉言有勿通則寫于孤桐志氣有

勿宣則放蕩于山海之間嗚呼今其已矣後人之聞其風而興起矣

鄭君瑞墓碣銘

余官江南時天台葉伯禮為余言其鄉鄭君瑞先生因其所居號曰雲南既即世其子作望雲之樓以庶幾遊魂之來歸也余聞而憐之為賦詩以慰其無窮之思至元再戊寅之春余入京時伯禮亦來持君瑞壙誌言于余曰此其子光祖等所自述者以卜葬日薄不得請銘

于士林之望懼先德之泯焉而勿章也敢請于下執事

惟終憐之按誌君諱德鄰君瑞其字也世為台之臨海

人曾祖諱莊祖諱宗明皆畜德勿施父諱良顯倜儻有

宏才宋末都督府闢其名聲辟授進勇副尉又授承節

郎時事已不可為矣皆辭之家積貲能散與其族鄉人

高其誼君瑞生有美質雅尚冲素好黄老言既壯欲盡

棄人閒事專以鍊形葆真為務乃戴道士冠衣道士衣

謂人曰我道士也彼紛紛然者毋吾友也俄而總道家

教者得其姓名署爲黄巖道正又署慶元道判則皆曰吾無所逃夫紛紛者乎吾亦姑爲之而已矣久之嘆曰所以爲道士者將以全吾天也勦我以職掌則喪我多矣遂并棄道士不爲自營其墓于黄山貴人之峯而築室于其山中以居日取儒者之書而觀之洒然有得則曰名教中誠有樂地吾又何之乎至治三年十一月甲午以疾終年六十有三臨歿戒其子曰我死必以深衣斂得正而斃幸也先娶柯氏早卒繼郭氏又先卒君瑞

天性純孝平居與人言每及稚歲侍親時事則嗚噎流涕孺慕葢終身焉所娶郭氏姑女無男兄弟惟有一姊其母不欲置後中分其產以畀二女君瑞曰烏可使吾外舅爲若敖氏之鬼乎竟爲置後以其妻所得之產歸之郭祀得弗墜其篤義槩若此子男四人光祖夢賚郭氏出也全易家慶庶出也女五人一適盛賜道一適鄔與褒孫男一人女四人君瑞所自營墓在黃巖州善化鄉葬之日泰定元年十二月庚申也余謂道家宗黃老

以為教黃帝制法立極老子為王官有妻子皆未嘗離世俗絕去倫類而後世道家者流則異是矣君瑞真能宗黃老之道者哉既而反初服以儒自終則又卓乎偉矣乃為之銘曰

種文王以為樹其材不中乎梁柱藝朱草以為田孰若黍稌之食人幸白日之未夕出雖遠而亟復禮為輿樂為馭纁黃為期以即夫中路貴人之峯其下鮮原生而游殁而安以利其子孫

趙縣尹墓志銘

越有君子曰趙公諱由鍾字子元歿之明年其孤宜溥等治窀穸宜浩來錢塘以政和主簿胡一中所為狀見旅于寓舍再拜垂泣以銘請一中郡人又宜浩同年進士其言足徵旅既不得辭乃述其家世德義之著者而銘之按公狀十三世祖故宋燕懿王五傳為楚孝節王靖康中由浚儀南遷遂居越之山陰曾祖考少師開府儀同三司吉國公諱希迴祖考率府主管佑神觀贈和

州防禦使諱與澨考秉義郎諱孟珆曾祖妣楚國夫人
王氏唐國夫人胡氏越國夫人余氏祖妣令人妣恭人
皆余氏公天質醇正生十年而宋始亡當為宗室近屬
時能靜約若韋布家兒既內附頗飭厲問學弱冠遊縉
紳間行省大臣美其才欲尉薦而官之則辭曰吾學未
堪官也歸侍秉義公鑑湖之上而相其治生則又以為
綸裘之餘勿敢猶自肥也贊其父捐二頃田與郡學一
頃與縣學初宋相史公浩起義廪越中給死喪不能舉

女不能嫁者至是公又贊其父以田二頃入義廪里人困于役又以五十畝充義役父子義聲日聞于是朝廷旌其門曰義士趙氏之門及公顓家政貲産益落能黽勉振恤族里族孤女無以為行則為擇配而貲送之鄰女若是者亦助之歲大侵吏督民買鹽亟徵其錢榜笞無空日則罄私槖代輸焉每歲夏秋艱糴之時出粟貸民踰期還者亦不取贏以物易粟則酧以倍直以力食者則酧直倍力里人服其忠厚有忿争者不之有司詣

公質曲直得一言即釋忿去平居以禮法自將雖盛夏必正衣冠端坐家庭肅如與人交敦道誼重然諾終身不少變若公者亦可謂之君子矣中歲趣適澹恒杜門以自遠鑿巖結屋集泉為池有樓曰聽松有亭曰秀野勝日輒治具與所善者相歡樂人慕其雅致云方科目未行越之學者蓋寡公聚書教子躬致厚幣迎師數百里外蚤作課諸子學夜分不休如是凡廿餘年每聞書聲則喜曰此吾所以遺諸子也且語之曰毋但工文辭

沈潛理義而蹈廸矩度此汝所以為學也從子之無父
母者亦撫而教之曰吾與汝財不若勉汝以學汝得財
不過適口體之欲學成則所立者大也泰定丁卯公第
三子宜浩登進士授昌國州判官再調處之慶元令以
俸錢百緡為公壽公為書還之曰汝為吏當廉以盡職
縣無公田乃以俸錢奉我將無以自給寧不貽親憂乎
其教子類此仍改至元之二年丙子公壽七十以推恩
授從仕郎慶元路象山縣尹三年丁酉四月十七日終

年七十又一里人哀思不忘娶唐氏故宋叅政質肅公之孫女先公三十六年卒追封宜人子男五人宜溥宜温宜浩宜浚宜溥皆善學宜浩今官徵仕郎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管勾兼承發架閣女一人早卒孫男才二人棫樸槻梛棣楷楠枋梓樟檏檕女八人至元巳卯月日公與宜人合葬于山陰項里之原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之章而興嘆焉葢悲夫富貴之無常也公世所憑藉爲富貴者既失之矣顧今所居乃有桓表傑然屋室榮

潤宜浩以科第起家仕寖顯諸子又皆樹立而公優游鄉邦食其先疇老于山水園林之間身及爵秩以壽考終何所憑藉而至是哉亦為善而已矣嗚呼善之可以憑藉也久矣銘曰

孰不築室我以德宅孰無高門我以義闢不恃物以為存則所存者不亡不嗇施以為富則所積者益豐象山崇崇命服孔陽嗣前人光貽後人之慶

劉程甫墓志銘

慶元之奉化有鄉曰連山劉氏族聚廿餘家世皆讀書力田至曰三聘者乃語其諸子曰術業不可以不專也有能專志讀書光吾宗者予其子天驥感其言取六籍日夜讀之四書朱氏傳資治通鑑韓退之柳子厚文章皆手抄下逮醫藥陰陽家書莫不蒐討人服其博洽然頗信術者之説年四十餘無子顧族子無可後已者適其姬蕭氏之子生推其六物以為可承家也亟請于父求蕭氏之子為子而名之曰圖南圖南字程甫生三日

即育于劉氏天性純孝自為兒童時見其父手抄之書非盥手不敢取讀讀必成誦大父病甚以柘漿漬乾梅啖之下咽輒吐與諸孫食他孫皆不食獨程父受而食之大父嘆曰是真吾孫也而父言是也既長益力學試進士不利妻族大夫以恩奏授祕書省校勘則慨然曰士不自樹立而緣妻以得官非美也辭不授又試有司得待補國學士而宋亡矣我朝準前代役法推貲産之殷者為里正以趨走其里之事程甫為里正時人心猶

未定反覆狂悖觸死罪連坐者衆程甫因役得在官力辨無辜民不當死北來官人見程甫顔貌梧又詞氣忼慨義其言而從之至元已丑薦饑盜起旁郡縣奉化愚民從而動者亦數百人首惡既誅而連山多厚林深谿民與他邑人多匿其中官軍窮亂者黨與將大搜使程甫爲鄉導程甫因具酒款官軍乗肩輿先行見民携持而狼顧者輒教避去既而議者以逋民之不盡獲也欲悉燬其室廬則又請于帥曰民飢借賊勢謀食耳初非

叛者麥今且熟人思復業若使之無所於歸是驅之為盜也師悟而其屬背不可程甫計此書非賄不足以動其心乃賣腴田百畝購金幣徧賂其人事遂寢于是里之老者召其子弟而告之曰吾等仍有室廬以蔽風雨劉君之賜也宜合錢以庚其田程甫聞而止之曰吾樂為此願勿復言也凶歲富室幸穀貴更為小量賣之程甫則大其量以乞糴者里有爭者來求直則為曉法又舉酒勞解之凶暴桀搶攘時為民害閭閻多事治邑

者往往藉程甫爲助里役既代屏居不復預邑中事延師教子樹花竹以玩生意每對酒賦詩又喜歌楚詞以寫其憂悰云某年月日以疾終年六十毋同里葉氏蕭氏母之姊也久病瘻痹程甫未嘗去左右不得已出應門戶必躊躇移時而后能出居父母喪哀毀踰節以能子稱娶寧海胡氏都倉某之女有婣道程甫好義胡氏每相成之子男四人應祥景元戊伯振之應祥戊伯已卒女一人適胡元木孫男五人子東子榮子明子青子

順女二人程甫墓在其鄉其山之原葬以其年月日景元有經學工文辭與余雅游泣而言于余曰先人行誼幾于古之聞人而景元不能致先人有聞于世且老矣子史官也幸憐而銘其墓乃述其狀而為之銘曰

連山之雲絪緼輪囷出而為雨以膏乎廣野君子畜德亦以澤物䘐于其后矧有位秩至于排難解紛喪其良田又何愧乎魯仲連之為人

陳如心墓志銘

公諱恕可字行之一字如心惟陳氏由頴川居光州之固始五代間有諱檄者避地閩中仕閩為太尉子孫散處它郡宋開寶初諱春者從温州遷台州春與古靈先生襄皆太尉後紹興中公之高祖忠簡公始自台來會稽居焉忠簡諱騤仕至知樞密院事曾祖諱愿孫監西京中岳廟贈金紫光禄大夫祖諱綺尚書户部侍郎以宣奉大夫寶章閣待制致仕考諱紹荀奉直大夫知英德軍府事妣李氏封宜人參政莊簡公光之孫女也公

幼即雅飭好讀書年九歲英德公卒于官哀毀如成人
與母護喪以歸甫禫母又歿大父憐其孤苦鞠而教之
使受業陳暨先生治尚書有聲以祖廕補將仕郎既而
大父登法從當任孫京秩公辭之曰今改奉承務郎則
舊澤廢夫恕可寧淹選資乞以京秩任從弟當可為兩
得也大父喜而從之咸淳十年中銓試授廸功郎泗州
虹縣主簿覃恩予從政郎江南内附之後頗樂閒曠卜
居錢塘西湖之上與寓公遺老徜徉山水閒若將終身

焉至元二十七年以故宋太學為西湖書院行省起公為山長主之謝不就憲使徐公琰來見嘆曰信哉表師之有在也强之而後就元貞元年以嘉興之崇德縣為州公首被命為州之儒學教授後又為廬州路儒學教授為衢州路江山縣主簿為寶慶路總管府知事為松江府上海縣丞年六十八告老以承務郎平江路吳縣尹致仕公之來崇徳也學故縣學委墮久弗治公興學與新州稱士論韙之廬州廟學壞則更作之壯美最淮

右禮樂器不備則爲制金木竹石匏絲土革之物學田爲强宗所有則復之得二十一頃有奇憲使廉公希貢荀公宗道皆禮重之代歸大夫士祖餞百里外不忍舍在江山時有傳妖賊將入境民驚走匿山谷中僚吏亦且遯去公曰長民輕動民將焉恃乃獨坐于縣治令索訛言者得數人撻于市民恃以安在賓慶時惟執律令治文書不附上官人服其擙上海舊徵酒課無法貧民苦之公視民田多寡爲賦莫不以爲便平生居官惟職

所當為者為之不喜干譽于人與同僚意不合則去持家以約御子弟嚴而恩與人交久而益敬嘗語其子曰士貴立身吾老矣猶凜凜焉惟恐墜先訓也學綜經史達禮制詩文醇正近古小篆似吴興張有謝事十餘年不弛舊讀雖老見古法書名畫猶能臨摹時對湖上兩峰吟嘯自適以越中故宅面宛委山自號宛委居士不忌鄉邦云仍改至元之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終年八十二臨絶神情不撓有哭公者曰若人者其生也循循焉

其死也休休焉門生蔣震孫狀其行曰公為人清介見世之黜陟榮辱一不累其心則其仕也有元次山漫士之風皆可謂能知公者矣公娶山陰趙氏故宋中大夫直祕閣時彌之孫女先五十五年卒繼杭蔣氏子男六人以成佳兒以威以盛以咸以巘以成佳兒早世以威承公廕今授吴縣胥口廵檢女二人皆先卒壻西秦張文在孫男二人傅衎傅衡女四人遺文有志言稾餘學稾究委永言古今韋録複古篆韻詞譜編目樂府補題

藏于家是年某月日歸葬山陰縣承務鄉華嚴峯之原以威等前期來請銘昔公與旅論先世譜牒葢同出固始故益敦同姓之好又每愛旅所為文去年冬來寓舍曰子能為我為文章乎去則疾作且死猶使人道前言嗚呼尚忍不銘公哉宋亡六十餘年故老盡矣有志于史冊者嘗慮其事之寖久而無徵也公大臣家賢子孫所聞既多又從祖父在朝身見前代儀章物度與其政治得失之實可得而考証焉今又亡矣君子于是葢有

文獻不足之嘆而追感疇昔情好之殷則又余之私悲也
銘曰有舒有容有敷其文藹其風流公侯子孫或出
或處不喪厥守有若臨之師保父母老成無人曷徵遺
聞尚俟來者視銘玆墳

傅先生墓志銘

至元再元之正月晦日温陵鄉先生傅公年八十六卒
于家旅時從國學出董江浙學事訃適至南何哭之越
五年其派柱臣等寓書以先生門人連山縣尹劉與子

所為狀來請曰先君子將以今年七月望日葬南安縣禮順里龍母山之原墓銘于宜為旅不敢辭也乃述其狀與所嘗知者叙而銘之先生諱定保字季謨自號古直其先光州人唐末有諱實者為威武軍節度招討使始居泉州八子散處旁郡第二子曰居獻家南安者祖焉八傳為龍巖主簿伸主簿生宣義郎思温宣義生廸功郎天驎廸功生貢士湟貢士娩洪氏生先生六歲通大學論語大義少長有文名丱角領鄉薦尋丁外憂咸

淳辛未禮部奏詞賦第四知貢舉方公逢辰見先生驚
喜曰頃見所作意老于文場者乃英妙若是知全州莊
公㒲明為鄉大家名人以其妹歸之時賈似道當國務
抑遏新進士以鄉試字蹟微異難之三年始令赴御史
臺覆試試中又俾後三年始得廷對同列皆鬱悒先生
曾不動心歸益肆志讀書以益茂其所學亡何似道債
軍貶死臨安亦不守矣宋諸王東度浙江至永嘉將建
位號陳宜中丞相遂大除拜唯人所欲得有以是諷先

生則笑曰吾但禮部正奏名耳景炎之亡也都督親戚又以是諷先生則又辭之大德初行省以薦者授漳州路儒學正又辭洪夫人曰是學官也可不必辭矣于是漳之諸生皆來迎至即以太極圖兩銘合而講之聽者悅服凡三載所講人至今皆誦傳之再授福州路三山書院山長居三月歸事洪夫人不更仕自温陵受兵後奉母寓城中貿日甚授徒為養能時時致甘脆以愉色婉容漳之初環城冢墓皆發于兵傅氏族最蕃先生無

問疏戚悉封之年五十未有子居常怏怏洪夫人曰兒勿憂冢中枯骨當有知也既而果得三子洪夫人年九十見諸孫長大歿之年六十又幾猶過于哀毀至于喪葬事鉅細必親至治二年以平江路儒學教授致仕受命之日嘆曰吾少擢進士今老矣始服命服何不及吾母未亡時因歔欷泣下終身不忘其親槩若此為人舒緩而謹審常揭先哲教敬之言于坐右其講四書也尊朱子成說而得會通之旨究極微妙而皆中正之論諸

經亦因儒先之言而敷繹之不立異以為高不騁浮以為博教人尚忠厚務實踐見闕薄者心愀然曰是何氣質之未變也為文温潤典裁闕語類劉闕夫詩律類陸務觀遠近求文者日集其門雖倉卒酧應皆縝密有思致賢郡守與名公卿之入南者無不即其廬而禮焉狀言未嘗以非義干人不為矯厲斬絶之行神暢氣怡與物無競可謂善言先生者矣我先人與外大父趙公皆東南碩儒歲在辰巳外大父與先人連年歿旅無所問

學日從先生佩服教言所得多矣天歷中天子開奎章
閣聘用儒雅旅以先王言于學士虞公公將薦諸朝以
老疾不可强起而昔交者閩中道德文學之士蔚然盛
矣數十年來縉紳老人徂謝殆盡先生之學雖不行于
當世其鄉之學者尚幸老成典刑之有存也嗚呼今亡
矣先生娶莊氏繼張氏皆前卒曰柱臣曰魁郎曰益庶
生男也女適莊良孫孫男二女一有四書講稾詩文雜
著如干卷藏于家柱臣郡學訓導娶凌氏魁郎閩清縣

儒學教諭娶吴氏皆克世其業云銘曰

維昔羣猷萃于閩中往者不返吾將焉從先生之存為閩儒宗所不返者見于其躬先生之亡昔人與終尚爾來者嗣茲流風

袁夫人墓志銘

杭之臨安有羅氏之賢母曰袁夫人識度明偉秉心制行敦慤而不回蓋有烈婦人之風焉夫人豫章人父諱某母某氏宋咸淳中夫人之夫某州司户諱某既登進

士第侍其父通判陞興夫人實歸焉羅氏大族也其先五代時自襄陽徙臨安擢科第者世有其人而曰少微少章二先生者又以禮樂化鄉邑故臨安人多習禮袁氏遠來為是大族子婦人以為難而夫人一言一動必謹禮節自少至老未嘗有侈肆之心其家賴之以為存焉至元内附之初司戸之兄掠於吳兵欲得賄以刀環火炙之賄不至則死夫人盡棄所畜相其夫救出之未幾通判公卒家益多故則又力相其夫持門戸備嘗艱

虞子曰汝錫其長曰鍈異母子也夙有廢疾兩臂不能得屈伸則保而鞠之教而育之既為之娶則與司戶君言曰貲産薄不足以給二子鍈雖疾能承家矣寧令吾所生者出家為道士可乎司戶服其誼遂俾汝錫入餘杭大滌山從節尊師受業為道士司戶歿夫人治喪葬悉以禮既而鍈與其妻皆歿鍈有三子二女則又保鞠而教育之得曾孫又姁姁抱撫之羅氏以寡母綜家政中更饑饉賦斂之窘廪不自支而男女婚嫁窀穸蒸嘗

與夫族戚鄉閭慶弔饋問之禮罔有缺遺四五十年之間內外無間言蓋能儉以處已慈以遇物而勤以集事雖大耋精神不衰衣裳絲帛之工以至箕帚滌濯之賤猶身親之故其家人無敢不飭勵者汝錫歲時歸覲則必有以勉之且曰汝能念吾言猶在吾側也昔羅氏有歧竹之瑞司戶兄弟生焉其徵為聯科至順庚午堂下竹復歧適有詔高年者德者旌其門人謂竹有慈姥之祥子孫乃皆舉酒為夫人壽然于是春秋益高矣明年

諸孫有遠適者必戒之亟復其冬使人趣汝錫歸曰我與汝為子母五十四年而我八十四矣母吾戀也又曰我無雜念此心常若皎月遂以十月廿四日終嗚呼夫人可謂壽康好德考壽終命矣至順壬申三月壬午葬縣之平西鄉莳川祖塋之兆夫偏愛其子者婦人之情也袁氏舍已所出以樹他母之廢子所樹者死又培植其曾孫而完其家禍患摧衄之餘終始一致非有烈大夫之風乎嗚呼賢矣汝錫靜厚通朗于孔氏之學皆有

得焉制授餘杭之龍德通仙宫提㸃住持鍈之子曰澤之明陰陽五行之奥為吳興教授曰某曰某皆業儒曾孫立中等皆向學汝錫以狀來言曰吾隱約山林且老矣懼無以著吾母之賢于後世也幸憐而銘之泣下霑襟銘曰

甚矣古道之蕪也世有為士而非夫也羅氏之母廸道弗還相其高風其女士之賢也

貫治安墓志銘

昔金源氏之亡也開封賈氏南遷江淮之間諱宗政之子曰達為宋荆襄兵馬統制官達生斗南當至元内附時以才學選為陜州路儒學教授仕至太湖縣主簿贈從仕郎汴梁路開封縣尹娩汪氏封宜人子四人仲曰策字治安狀貌豐偉美鬚髯温厚而閑敏父甚愛之父殁悉推家貲與兄弟遂如京師見貴人之嘗學于其父者貴人見治安負雅器善為歌詩又通國字語言大嗟賞之太宗正府籍姓名以為從事會湖廣行省右丞相

額琳沁公新拜命見之喜曰吾故人子也遂用為湖廣省宣使安南遣使入覲行省以治安將之使喜為辭章意文事非宣使所長頗易之屬大寒安南使恠治安能寒治安因以詩荅韻致清婉而尊中國之體寓焉使驚服不敢復言詩時清河元文敏公在中書為叅議得詩甚喜延祐三年從布哷齊平章討廣西平義靈川賊能以才諝自見乃沿檄軍帥討南海感德縣諸賊據高望高院二山之險以抗官軍俄師斃于流矢重兵屯賊

境無所統馭治安即日代領軍政遂分兵守要害繕營壘嚴巡邏趣饟餽圍賊高望而高院賊率千餘人突來督兵擊却之明年平高望賊酋餘黨猶負固矢石如雨治安神色不撓急攻破之乃趣大校合兵攻高院賊敗又柵險卬村則攻拔其柵羣醜散走山谷間官軍欲剿勝殲焉治安不可亟宣赦令招降之此其平生著勞之表表者也武昌金沙州善崩數為民患治安監治之民至今賴以無徙海北海南琛舶之税入于官者所司屢

請賣之蓋欲以賤直入官而厚利以自封也先是以省檄往視者率受賂還且為之辭及治安往賂錢數萬緡皆不受盡以雜貨送之省六年入為京畿倉使明年丞相治諸倉出納之為姦利者責倉官庾虧儲往往鬻妻子或投水飲毒藥死獨治安所儲米羸二千餘石朝廷嘉之并以戰多超一資至治元年為紹興之西興場鹽司令時兩浙轉運使王公都中以竈戶有恒賦而貧富之不恒也久矣乃俾官屬行諸郡更定之治安行四明

天台諸場至則集其人而告之曰竈户之弊極矣產與賦久不相侔民窮且死富者猶任輕賦而使窮且死者任其重忍乎爾曹相與居鄉里户高下所素定者令與若約產多者上坐餘以次占席賦以是為差既坐各著于籍而退不擾而賦平人有圖其像而事之蓋感之至也至順二年同知餘姚州事與長吏恊恭以成其政外若無所為而民實受其惠至元再元之四年以承直郎為杭之仁和縣尹仁和劇縣也諸大府臨其上俯仰奔

走有非其志者矣明年四月疾作遂致其事竟以五月十三日終年五十八天性孝友歲時思其父母輒嗚噎流涕弟兄散處南北每相見慟哭而後别見人困苦者必賑恤之朋友死生之託尤盡其誼中歲雖不欲仕喜與客徜徉山水間賦詩以為樂居西興時有貫公墩舒嘯亭鶴死而瘞之則為鶴冢亭所居以悠然名齋常慕陶彭澤之為人年未六十以邑令終此其徵歟是年八月庚寅葬錢塘履泰鄉仙芝里之原詩文若干卷藏于

家娶真定張氏封宜人治安好客四方之賢士多集其門俸入不足以治具宜人至脫簪珥繼之子男三人長曰芝雅飭而有文張所出也次曰葵曰艾孫男曰宜芝等向余拜且泣曰先人墓石願先生銘之嗚呼余知治安久矣為仁和時又與余居同里巷數相過把酒談昔時所為葢有志于用世者也以董戎治粟定鹹賦數事與其好賢樂善憫人窮之心而觀之若宜世之載顯位食厚禄者乃抑欝不得伸其志以死銘曰

世有騏驥乃服鹽車鳳凰高飛而居以敍孰不自奮業與位稱厥施弗張由制于命猗嗟治安器則藏矣仙芝之阿斂而藏矣

安雅堂集卷十二

安雅堂集卷十三

元 陳旅 撰

雜文

鄭氏譜

立法以為譜古君子之所甚重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五季之亂衣冠舊族亡其世諜多失其傳系獨采河南劉晅自北齊中書侍郎闕至晅十一世俱可考當時皆

纂艶之浦江鄭氏自漢初至今凡五十一世不尤為可慕者耶鄭氏諸孫銖會旅京師出進士吳萊所述圖譜請題適旅少暇日留寘齋中者頗久今銖受命為行宣政院照磨將歸江南因書而還之

坦齋銘

王道平平既錫汝極遵道而行乃即安宅利欲之岐車覆馬踣孰為險夷顧我攸迪小人物役自底戚戚唯幽而貞獲履之吉

為楊友直製木笏銘

辨良材審度正手有容德之柄慎毋忽持以敬立明廷對休命

尊己堂銘 朱文公題扁

林林生人主精之凝自頂及踵天命流行君子之身敬恭奉承曰惟事天動罔或輕公卿父兄出入攸事至于使事亦若承命無所不敬尊己之謂僾然自尊反失良貴擁金如坻高位以娭元身為侯衆怨之射匪德之尊

其尊為危所以譏者莫踰其畢先獻顗顗汪氏之軌尊已翳何非已之已載膽華榜思我朱子神蚪登天遺蜕在此惟汪有孫作堂言言雲屏之山峙其後前豈構之復訓迪厥先爾冠爾裳毋隳而天

勤耕亭銘 有序

富州民鄒福少時與人傭耕及事久監揭先生始知學在京師久學益力能為詩又從奎章閣授經郎林希顏學國字業成將授校官去乃來言曰吾本黎塘里田舍

子也雖竊有志四方然還里日不敢舍吾耒以嬉太常博士趙公為篆勤耕二字扁吾草亭願得一言識之余善福之能不遺其本也為銘曰

古者四民唯農為良熬髦于農不于工商世靡吡逸浮末滿國乘堅策肥不稼不穡有處于民輟耕而嘆或興于兹耻言其端民有鄉福樸野不飭曰吾世農况我傭力我行四方我思黎塘手雖釋耒而心弗忘靈雨纚纚黎塘多水下田種稌上田種秠福雖遠游亦時歸休特

乃良耜飯乃大牛有屋其翼耕港則息亦有鄰叟爰憩爰食聖皇秉乾歲歲有年擊壤且歌樂堯之天

尚德齋銘 有序

汝南蔣完子成有志爲學武夷杜先生名其齋居尚德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謂南宫适賛禹稷貶羿奡也孟子云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子成能學顏子之學則德其所尚者矣銘曰

人各有尚士尚者德德人之心衆善攸宅著之躬行則

道之迪措諸事業則物之澤窮而顔淵達乃禹稷顔何人哉我則矜式曰高必躋曰遠必適彼言亦言彼服亦服始闚其門終造其域德崇于身人反我則吾銘匪躬願子毋斁

恭跋文宗皇帝御書保寶二字

魏惠王問齊國之寶威王以四臣荅之秦欲觀楚國之寶昭奚恤以五臣示之庶幾周書所寶唯賢之言也監察御史臣保寶際遇文宗皇帝于淵潛之時上為書保

寶二字賜之既臨御又識以兩璽葢良貴者天所與人之至寶也惟賢者為能保之于身唯賢主為能保其賢于國御史能忘文皇所以書二字之意乎鼎湖龍去唯弘璧琬琰天球河圖在東西序悲夫

跋孔子觀欹器圖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注水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陳旅曰中也者堯舜禹之所以授受

而孔子之所以為教者也吾于易而得欹器之象焉于中庸而得欹器之說焉于凡天地萬物之變古今人事之得失而得欹器之大觀焉嗚呼覽是圖者其戒慎恐懼以益慎其獨哉

跋吴顥書

右吴顥秀才家書一幅詩十首寄上特進大卿玄教大宗師顥樞密院判公之孫特進公之諸孫故江浙儒學提舉養浩君之子也年纔弱冠書辭溫妥典裁詩律清

麗而筆畫秀整直吳氏佳子弟也昔養浩侍特進公在京師公篤意造成之俾日從縉紳先生充廣其所學自入官以至為太常博士集賢待制出董江浙文學皆緯著善譽至元再元之四年復來京師明年八月七日蚿于蓬萊坊中此書與詩則其子五月廿四日在番陽寄來特進公每見此則益悲思養浩不自勝因次韻以自寫嗚呼桐絲之琴絲竹之管物之尤美者也公尚以昔之培植養浩而培植其子則養浩為不死也傳有之曰

國人稱頎曰幸哉有子顥有文學能早著見若此養浩可謂有子矣亦可以少慰二老之心矣

跋蘭蕙同芳圖

昔之君子託滋蘭樹蕙以自潔而其同姓之親有曰蘭者與為薰猶不但化而為茅直為蕭艾而已矣讀離騷者至于今傷之石田馬氏實衆芳之所在中丞公既著芳烈于當世矣元博又能自植于顏行而流清芬于薦紳之間是圖所寫葢寓其並芳之心焉同居曠林而不

相能者亦可以少愧于此矣

書舒嚕從道詩卷後

軍中之能為歌詠者世多有之然不夸軍容之盛殺伐之勇則叙其行役之勤戰伐之苦至又以從軍為樂相與倡和以寫一時之高致要其戚欣皆不出于其身而已矣古之人以喪禮主戰勝者葢惡夫師之為民害也非置戚欣于其身也徒知有其身而慮不及民吾見其禍之不止于為民害也天歷初兩京用兵海内幾大亂

述律公持節太行山東西戰卻秦兵之軼晉地者賦詩百韻述當時所見而深閔斯民之厄于兵凶增欷累嘆者甚遠也孰謂剛暴殘忍者之可以治武事哉嗚呼剛暴殘忍之不止為民害者亦何以慮之不及遠也

跋趙待制詩

右蜀郡趙君仲禮送胥紹道庫使還蜀詩何其辭之豪宕而音節之頓挫而慷慨也昔趙文子舉筦庫之士七十餘家所舉皆筦庫之士何也葢人莫難于近利而不

濡于利則賢矣文子之所舉者其亦有所試歟仲禮名位日高行當要津以進退天下之士若用其家故事則紹道到蜀人當趣裝東來離歌無乃徒悲辛乎

跋支仲元畫晉諸賢圖

晉人清虛宏達仲元可謂得其韻度者矣然當時取人先名望後實事司馬氏不阼職此之由茂弘豊功雅量在江左無與倫儗然不能用陳頵態遠之言以革曠誕之弊安石期功絲竹士大夫習以成俗此為可惜也餘

數公皆一時名人然未免有如圖中袒跣之態君子于此有所興起而亦有所創艾云

## 跋牧羝圖

右漢典屬國蘇子卿牧羝圖也昌為牧羝子卿使單于不降徙之北海上言羝乳乃得歸也抱子卿而泣者誰降將李陵也陵來從三人馬五者何單于使陵說子卿而邀之也子卿所執者何漢節也夫人情至于不能堪忍者烈丈夫或亦卒動其心而變其所守子卿飢餓困

苦在荒絶無人之地十九年母死妻嫁兄弟在漢皆以罪死此人情之至不能堪忍者而子卿則揆以大義彊忍以全其節若陵則戰敗力屈而遂降矣母死卒不復歸漢虞常張勝謀刼單于母吏殺衛律子卿實與其謀是子卿得罪單于其情甚于陵而單于終不忍害之使陵時特能忍不降未必見殺何至羞見子卿泣下沾襟乎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志之士未嘗不三復于斯言也雖然猶懷生死之心以事其上君子不為也予直

就陵言之亦念如陵才武而不能强忍以全其節為可惜也

跋牛喘圖

漢丙吉為丞相道逢肆鬭死傷者不問見牛喘吐舌使人問之若丙吉者可謂知為相之道矣漢興蕭曺以刀筆吏為相功業著于當時君子猶惜其未學陳平决獄治粟之對幾于大體然但出一時權譎實未得為相之道其他或以儒術至公卿者學皆未醇設施亡揆史氏

以丙魏並稱余觀魏相雖少嘗業儒所為頗近文法吏無儒者氣象吉雖起決獄小吏知學詩禮通大義及為相能以燮調陰陽為己責考其平日凡所為蓋有三代大臣之遺風焉嗚呼世俗所謂儒與吏也往往互相詆訾遂判為兩途孰謂豐獄吏之有丙少卿者乎三代之時不聞以吏名者周官九兩雖有曰儒曰吏之目蓋儒之所業即吏事也後世所謂吏者吏而已矣嗚呼孰謂豐獄吏之有丙少卿者乎

跋五湖圖

右扁舟五湖圖五湖即太湖别名太湖洲渚多芳草往樹遠岫如畫陶朱公扁舟容與其間與之越國不足易此樂也世俗所謂滅吳之後載西施以游畫者往往畫公與西施相對予按史記只稱公將私徒屬浮海而已無載西施事至唐時揚州杜書記始作詩倡為此說何其厚誣長者如是哉往年予嘗以詩辨之曰美里人去婺女來帝辛飲酒沙丘臺酒闌不但天智爔小白旗竿

血花紫會稽凜凜吳日驕少伯乃是師閎夭姑蘇臺下箭如雨艷骨應成館娃土當時此詩出識者謂能為古人解紛厚之道也此圖唯畫公船頭置樽酒意度閑遠船窻中著數卷書而已此決非世俗畫工所能作其知范公者哉

道藏經跋

荀卿子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為出于道經則古之所謂道經蓋儒書也司馬談所習于黃子者則異于此矣

然余幼時常見道藏經目一卷中閒多儒家古書其黄
帝老子之言固有用以治國者它如巫醫卜祝之說亦
儒者所不廢而凡棲神導氣之方則又遺世獨立之士
得以善其身焉故崆峒邵氏亦甞傳叅同而深有取遠
游者之言也然則道經亦世之所不可缺者廬陵真常
觀道士李俊迪刻道藏經若干卷以廣其傳可謂勤于
其道又足以備夫世之有取焉者吾黨善其所為而旌
德縣尹劉性為徵余言識卷末云

跋東坡帖

先生平生風節與夫出處欣戚之槩可以見于翰墨之閒矣海會寺所寫及陌上花皆熙寧六年八月廿日作陌上花無鑱削之迹亦以見當時人心有不可奪者南華寺齋僧疏讀之令人流涕使先生至于如此者真無人心者也旅嘗憶外大父竣儀趙公之言謂張天覺好佛人所不與陳忠肅公亦好佛君子未遑議之蓋以其大者之皦皦于當世也人不能學曾男子之不可而欲

為柳下恵之可可乎三復是卷深有感于斯言因併及之

跋段氏庸音集

文章貴奇崛而忌奇崛尚平易而厭平易古之作者辭淡而旨醇貌直而思婉聲約而韻充閭巷刺草之言被之筦絃可以感人心召和氣而易風俗音之庸也葢謂庸非奇崛非平易天下之常言雖聖人不能易也旅褱嘗有志于是學道弗明故其為言不失之奇崛則失之

平易卒不足有聞於人而今且衰矣吾友段君吉甫出視其詩文若干首題曰庸音繙繹數四見其筆勢翩翩率廸古作大篇短章典實奇秀私欲易其一字而不能于是知是編之所以為庸而其自序以為凡近淺易者謙言也傳曰清廟之瑟一倡而三嘆吾懼夫世之知庸音者葢鮮矣不然吉甫蚤擢高科而何其久于外也朱絃疏越尚往鳴天地之和于清廟之間乎

跋松廳章疏

前代有諫官有察官其任皆重也我朝唯設監察御史而諫官之責寓焉則御史實有兩重任矣然居是官者往往致詳于六察匡諫之道則或未盡至于為天下后世計而出于尋常識見之外者葢益寡矣趙郡蘇公伯修為御史中臺僅四閱月而所上章疏已四十有五言當畏天變奉宗廟保聖躬輔聖德止畋獵大臣不當增廣居第凡政治之未善民隱之未恤風俗之未正賢者之宜進而未進不肖之宜退而未退者皆言之道足以

事明主氣足以肅羣慝學足以達古今之變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若公者可謂能任夫兩者之重也中間又嘗以延平李先生從祀爲請于世教葢拳拳焉嗚呼爲御史而念及乎此是豈易與尋常識見者言哉

跋楊九思字說

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以五行而言思土也能君乎貌言視聽其功至于睿作聖則思之于人大矣故孔子于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九者皆以思言而立教視洪

範爲加容者謂自吾身以至接于事物皆不可以不思也楊定肖字九思玄教大宗師吴公告以孝親進德之說善矣葢孝者百行之本學本于親乃可以進德而思者所以致知以爲行之之地也九者而有不思則視或不明聽或不聰色或不温貌或不恭言或不忠事或不敬疑或不問忿將及難得有非義如是則必至于行虧而身辱不得謂之孝矣是故君子于一言一動之微皆慎思之以爲欲保吾身以事親也如之何勿思

跋危太樸所藏曾王虞三公詩文

右曾文定公擬𨵦臺記王文公詩奎章閣學士虞公所製文定祠記三者又皆虞公手書虞公蜀人今家臨川文學與曾王兩公相望而此卷實具有之嗚呼美矣太樸宜與曾氏子孫求貞石使吳中石工併刻之臨川有榮觀焉

書虛舟說後

鎮陽趙時中氏以燕處之室為虛舟則非莊子之所謂

虛舟矣葢是舟非以無主爲虛而虛以爲之主也人之一心可以載萬物而不可以有一物有一物衡于其中則物莫能入矣古之君子能任大事濟大難而不自有其功者虛以爲之主也夫通天下之不通者莫如舟易之咸極言感通之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累于私感則不足以及遠故孔子傳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是虛也非謂無主也無私吾以爲之主則所受者大而所感者無不通矣時中器弘而識達操固而慮審將以其

身為舟以濟夫世之不通者豈若漆園傲吏之漠然于當時哉

書李氏遺安堂記後

君子無往不安不能安則雖田野里巷之間皆危地也龎公以隱退為安是果足以遺子孫乎車不覆于羊腸而覆于康莊之衢安危不繫于地尚矣旅聞君子之學至于安而止也學至于安則窮達出處無不安矣然則人能教其子孫使致力于學不謂之遺以安乎李氏祖

父皆以詩書傳家唐卿蚤以才學見用于襯又以明經領薦書則李氏之遺其子孫者以學安之道在是矣故雖載高位登要津皆安所也䆮公爲有是哉嗚呼君子豈獨遺子孫以安葢将推之以遺天下之人此又名堂者之微意也歟

書野鶴記後

述律從道世家遼東鶴其邑名人野故以是號之遼東之鶴鶴之仙者也千百六嵗則能與鳳凰遊于聖人之

甸鶴野不專在遼東矣從道以清貧之資而學兼文武雖董戎西南終當羽儀天朝以大展布其所學則所謂鶴野其在聖人之甸乎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於野辯者謂誠之不可揜也從道之所藴者著于朝久矣

瑞瓜解　在金陵作

相國凉公旣謝事宅江壖園有異瓜合趺歧顛績卧象客薦紳傳觀頌聲渢渢東莞西埧容有獻疑于陳旅曰在昔三公論道位尊朞顒爕元化于重几暢嘉生于九

圃今公望老引却邈乎化機故所及者弗溥而近發于
畦蔬之微吾黨所宜興慨顧奚喜而頌為旅解之曰噫
子何録細而遺大燭外而暗内徒知是瓜為梁園之珍
不知凉公乃希代之瑞徒知公之及夫物者在乎用舍
不知公之鍾于身者無繫乎進退夫天以清明冲融之
真篤生偉人禮陰樂陽緯義經仁肅物為秋煦物為春
雖迹離要達手揮巨鈞人唯知有元老之在天下蓋盛
德自足以長于斯民譬之寶玉在山而草木潤豈必皆

用為琮璧祥雲在空而年穀登豈必皆用為雨澤況公在廷闕載中百進際黄道唐行臯撄憲綱政條半出較畫則其所及容有紀極乎哉觀其展采臺端抨擊醜慝俄與羣良嬰罍羅厄公裹至和戾氣弗敵獨能綿三朋之壽衍上公之禄怡髙情于幽曠玩生意于蓺植向之妖榮怪艶使人眩愕不敢仰覯者安知不化為飛埃浮土于今日樊圃之側乎然則公之為瑞也葢特秀而靡凋百挫而莫折其所存者如是則其所及者又何可

以尋常尺寸而度絜之也至若富媪効[闕]華滋綠玉五珏聯于蔓絲此則感應之餘徵耶以表吉人之幽栖咸以為休禎專著于茲則公之德符僅與唐之董混成并[闕]而共躋哉言既客起謝曰僕誠小人不知君子之事微子疑將疇揩

猫雀圖說

客有謂余曰人之畜猫以其能毙鼠也天子大蜡八猫得與先嗇並祭詩人夸韓子之富亦曰有猫有虎蓋以

二物皆足以衛農畝爾猫而捕其雀其職之失乎余曰不然行露之詩有穿屋穿墉之喻雀與鼠葢同類也彼鼠也雖盜吾穡猶晝伏夜動貪而畏人雀則白日羣飛喧豗相呼啄秋田之粒莫之孰何世之人恒致察于耳目之所難及恒忽焉于耳目之所易知姦貪之人人專治之則有不得肆其惡者惡不嫉于人而人實羅其害者常漏夫羅氏之羅禰也子毋以吾貍奴為失職也作

猫雀圖說

上趙平章書

有談天者與旅言曰天之生大賢不數其有所靳於世乎旅曰不然天之生賢猶農夫之治穡事也地力不叓休不足以茂嘉穀山川清淑之氣積之不厚不足以生大賢天至仁也寧不欲數生大賢以惠斯道顧亦有所甚難者矣天唯知其生之難也故必有所為而後始慎生之夫唯有所為而慎生之則于若人也必拳拳焉保持衛翼雖或不幸有鉅禍劇厄而終不致有毫髮之傷

君子葢于是而觀天焉我相國平章公實唯元氣之會篤生大賢以任斯道之重故其仁足以澤物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而勇足以正邦國之紀有人如公而謂造物者偶然生之吾不信也延祐至治間柄臣司寇公卿大夫重足而立不測輙下請室以㘸其宿怨雖睚眦之怨亦莫不甘心焉閤下嘗以中執法極論其罪至是將有所不能免者海内之士識與不識莫不為閤下危之孰謂有保持衛翼之者使履鉅禍劘厄而終不至于毛髮

之傷乎旅于是益知天之生大賢其必有所為而然矣

今上入定國難既鋤姦孽乃收召老成相與更張化弦

迓續和氣于是起公貳外御史府尋復召拜中司遂陟

近輔俾為二三大臣夙夜寅亮天工規復中統至元

之治以馴致唐虞三代之盛天有所為而生公者不在

茲乎不在茲乎其可不思天之所以生公與夫所以保

持衛翼之意乎閤下道德位望足以師表百僚天下事

蓋有不可得而巽其責也嗚呼古之人有有為之才恒

患無可為之時大賢固不數生而時則又有不可數得者此旅所以不能不厚望于閣下也旅亦嘗有意于當世者然生長東南之陬交踈援寡浮沉里閭葢四十歲矣舊歲得呉中便舟因乘春水至都門登隗臺賦詩物色燕市中有感慨悲歌之士可與晤語以發抒其所藴者而已矣王公貴人則不敢以草野之語告之也乃獨于閣下有不能自已者焉故謹作書以獻唯高明不以其草野而厭薄之則幸甚矣

擬中書省元日賀興聖宫表

鳳歷協時朔始頒于南正鴻圖輯慶福遂介于東朝宗社奠安宫闈肅穆中賀娩德上聖凝心太冲五色成文孰測補天之智重明繼照莫名扶日之功茂對熈辰益隆至養臣某等職叨端揆班通内廷玉殿雲開先獻椒花之頌瑶池春永屢登桃實之年

聖節表 至元六年

祥虹在渚啟真至之貞符麗日中天當正陽之令月河

岳清潤神人翕和中賀體堯欽明用湯勇智收政柄以獨運解化弦而更張詔舉憲章皆法祖宗之忠厚澤及民物實同天地之生成茲臨震夙之期宜衍太元之筴臣某等叨恩宰輔展慶班行祚應瑶圖睿筭頤綿于億載書陳金鑑聖謨思瓚于萬幾

翰林國史院元日表

獻歲發春新國家之泰運對時育物體天地之同仁縟禮誕敷綿區胥慶中賀至誠悠久盛德輝光廣厦論經

法帝王以為治太宫藏祀格祖考于思成當昕庭元會之辰輯昭代隆平之福臣某等詞林地近文石班清竹簡紀年協昌期于鳳歷椒觴介壽保純嘏于鴻圖

元日表 國子監

乾璇坤轉頒天歷之新春日照月臨煥人文於諸夏臣鄰胥慶民物咸熙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德洽羣生道參元化正祖宗之丕緒崇禮樂之休風魚躍鳶飛多士囿弘鈞之造鳳儀獸舞九功宣聖治之成躬享祀以有嚴

廣仁恩而在宥臣某等詠歌東學瞻望北辰蓂莢徵祥肇昌期于三始椒花致祝介景福于萬年

賀冊皇后表　國子監

寶歷在躬當乾坤之再造璿宫協德如日月之並明凡在照臨曷勝欣忭欽惟皇帝陛下至誠無息盛德以興為治先于修齊厚俗本乎恭儉褘衣秉重翟嘗已著于壼儀大琮比鎮圭乃申嚴于冊命嗣薇音于前古衍弘慶于内朝臣某等承之東膠依光北極二南風化歌關

雅正始之詩萬年室家享既醉太平之福

明宗皇帝加尊號寶册破玉祝文

天子仁孝追宗先皇誕揚鴻名載以寶册攻玉伊始有嚴厥躬神其鑒兹用錫靈貺

至正元年大都鄉試策題

京師天下風俗之樞機也列聖德澤之所先被宜其一之乎中庸之効然而五方聚居習尚不純而豪侈踰僭奸詐竊發者往往有之吏有能以柱後惠文彈治者乎

有能宣揚教化以表率之者乎昔之為京兆者稱趙張三王夷考其迹有善為鉤距以得事情有越法縱舍輔以經術有文武自將剛直守節有功無可紀而人安之五人者其迹不同而皆以能名今之尹大興者宜于何取法耶雋不疑黄霸孫寶之流皆知名當世不得列于五人之間何耶其所為亦有可師者耶然漢于京兆委寄之專使人人得其施教以自致其力今可使為大興者如漢之為京兆者耶然專任人而不任法則民有受

其虐者矣𢘿任法而不任人則中材以下救過不給又何暇詸繩墨之外哉若之何任法而無拘牽之獘任人無縱恣之虞人得盡其才法得達其用使首善之地治效彰著以表儀于天下班固所謂在彼不在此者亦可得而言之乎願聞其說

甯節婦傳

甯節婦者故太尉魏國甯武宣公之子婦也公孟州河陽人材勇善騎射至中從淮安忠武王平江南有功朝

廷以吳門為江海要衝俾以其軍鎮吳因即居之公保境輯民子孫世食其德第三子曰居實為樞密院院斷事官娶通吉氏通吉氏肅慎右族總管揚州路禮之女所謂甯節婦也延祐初斷事公卒于官通吉氏方盛年子女皆幼自京師扶柩數十里還葬河内通吉氏抱孤兒舍墓下三年還吳遂不復設簪珥美服于其身每痛自念曰吾為甯家婦不得事吾夫以老吾猶能使子有立女有從甯氏之祀弗墜含是吾無所事于世矣乃身

先儉約推之以及家人臧獲衆多莫不感服受事毋敢有弛肆之心自祖禰蒸祭宗姻慶用至凡施于内外者俱有度矩長子九思奕世則撫其派而教之仲子九齡嗜學則使之入國學以業其所業諸女皆擇名族嫁之總管公與其夫人年八九十猶强健皆迎致就養篤盡孝道其所為蓋世之婦人有未曉者通吉氏能之固天性之美抑本于其父母之賢哉部使者用父母言聞諸朝于是表其所居為貞節之門云史氏曰先民常言配

匹福之良也甯公容死子幼其家之存幾何一𠃔𤼵砥節勵行遂扶樹其已危而終存用貞白之風振衰末之俗則又不但能存甯氏而已君子于此其亦有所感夫九齡嘗從予學九思之子曰矩

節孝段氏傳

保定易縣魏德義之母段氏年十六歸于魏生德義三歲其夫從軍伐宋攻襄樊襄樊城堅不即下朝廷調兵急魏與段訣曰親老子幼而吾寄身矢石之下即不從

汝能事吾父母使吾子成人不絶魏氏之祀乎段泣不忍答後果櫂還乃哀毀執喪以死自誓治女事以養舅姑使安焉以老如其子之在也鞠遺孤使茂焉以長如其父之在也舅姑皆年踰八十以終而德義馴行孝謹三子俱壯子又生子矣段臨歿謂德義曰自吾受而父之託凜凜然唯恐吾力弗任以負而父吾今而後可以見而父于地下里人咸稱為節孝段氏陳旅曰先民有言妃匹福之原也魏氏親老子幼身死行陳得禍烈矣

而其父母卒安樂以壽終子孫衆多而其家日䖏豈非

殷氏能為魏氏之福乎

三孀傳

相人李桑母陳氏夫歿時年方盛誓不食他姓常自念

曰吾舅姑老而哭子曷為而使之無傷其心乃日夜務

女紅為養家有無不使之知舅姑曰婦吾子也吾子不

死也遂皆安樂以壽終附于身附于棺者皆無有悔焉

陳氏子長某次桑桑兄早世嫂王氏年廿四無子鞠前

婦子如己子義如其姑王氏有女嫁未燬亦寡義如其母里人遂稱為三孀云陳先生曰夫死不嫁人道之常無足異者後世于千百之中得一二焉于是任風化之責者表而異之以為千百人之勸而媮風不衰也三孀出于一家則千百中之所絶無者矣變風十三國獨衛共姜有自誓之詩而其言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共姜之母非所以為教矣然則李氏婦姑子母之美其可不稱道哉

蘇御史畫像贊

允矣君子維國之楨心夷體莊色澤氣清學古入仕才達德成有莪豸冠肅肅在廷讜言嘉猷本諸遺經僉人斯讋善類以寧乃究百度以承休明羣瞻顒若威鳳景星顧弘厥施介福永貞

跋許益之古詩序

右國子博士吳正傳氏所藏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首先生不喜矜露人罕見其辭章今寫此以遺正傳豈非

以相知之深相好之篤而然歟旅嘗病夫近世有儒者詩人之分也深于講學而風雅之趣淺厚于賦詠而道德之味薄要非其至焉者其至焉者無儒與詩人之分也先生沈潛載籍大而聖賢心學之蘊細而名物度數文字句讀音義之詳靡不究極隱居終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計其平日之所以用其心者殆若未遑他及而此詩冲澹醒藉音節陜岩而興致高遠乃若專久于為詩者是豈可以向所謂儒者目之哉其庶幾吾之

所謂至焉者邪觀其詩想其為人蓋亦一世之豪傑而而不見于用者邪旅學不進而志未衰欲受教于淛河之東而先生已矣三復遺墨不勝悵罔而歔欷也

李惟中太常攝禮儀使畫像贊

清廟顯相天光嬋嫣睟如卿雲奉日周旋威儀孔度雅德式宣君子之身禮樂載焉尚和厥施以賁八埏

漢方聖公小像贊 聖公名醋

漢方聖公宅歙之東學原于易趣極疏通公車飈言京

邑𡸁蒙德慧術知神明與同郊丘告徵以欺疑忠忍世之濁去而上拙皋禽飄飄有卝者從如彼雲氣游乎太空落月照野臨黮故封俾爾孫子晤瞻冲風

章命字子與說

永嘉章命字子與學于其鄉李季和先生又從之錢唐見行省元僚秦無善公爲篆子與兩大字子與求余說余謂生名字之義著于中庸諸書詳矣學李季和先生又能言生歸求之子與曰吾日從先生受經不患無聞子

試為我言請之數乃與之言曰嘗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仁義禮智者中之物也以是命我者天也以是與我者亦天也天職盡矣我獨無所事乎昔余見鄰富人以田宅財貨與羣子旦日坐堂上教之曰若有田則不飢有室屋則不露有財貨則不匱吾非一日得之以與子也旦日又教戒之余别去十數年還過其家則羣子者大半貧不自存問其存者則曰吾父所與非不厚且有也吾能保之兄弟不能保也吾父能與之不

能使之有也余因念人之得于天者初無同異而終有

聖賢愚不肖之異者亦若是矣夫天下之物可以與我

者則强有力者皆得而奪之彼富人子或亦不學而自

奪也吾仁義禮智無有封守人莫能取再拜而獻諸强

有力者彼且不受吾唯懼夫物欲之内賊甚于世之為

奪者矣人莫能取者自舉而棄之卒為愚不肖而不怪

者也然則天與我矣我果無所事乎盖士貴乎講學學

貴乎慎獨講學則明于義利之辨慎獨則致謹于其幾

焉吾之所以辨義利而謹其幾者所以保吾有也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生毋但曰天與我矣獨不見吾鄰富人之羣子乎

徐仲同字說

浮光徐君復初之從子曰寀靜悳而好學復初屬余字之余字曰同又屬余為之說以告之余惟寀之為學也固將入官以行之也然事有不可以獨任而智不可以自用也故國家設官有寮寀焉蓋欲使居官者同用其

智而同任其事也夫衆力之所至則無重之不舉衆慮之所及則無隱之不周人不吾與也者吾言未公也吾與人忤者人心未孚也狹量不足以處衆偏見不足以燭理固執不足以達務天下有大同之道固吾衆人之所共趨者也同乎同乎其居官者之善物乎雖然同亦有二義有不同之同焉有以同爲同者焉不同之同孔子謂和而不同者也以同爲同則晏子之所以譏梁丘據也易不云乎同人于野亨又不云乎出門同人无咎

家之所以為同者宜亦進于此哉宜亦進于此哉

沃呼允常字說

肅慎望族之家于洛者曰沃呼氏今祕書典簿曰海壽者英敏沈毅遠大之器也嘗過于余而有請曰海壽幼歲備宿衛未幾而先人即世弱冠又備官使今年廿有六矣以幼孤又出入奔走無寧日故宿賓命字之禮闕如夫字以敬名也敬名所以責成人也子宜圖之余辭不獲乃與其所雅敬者謀所宜字皆謂宜字允常又皆

屬余為之說以授之余惟壽之為言久也君子之所為無非可久之道然後可謂之壽可久之道豈有他哉亦曰常而已矣天有常運也日月有常度也四時有常序也有常運則天之行不息有常度則日月之往來不忒有常序則四時之相代不見其究極天也日月也四時也猶用是道以為壽而況于人乎朝作而夕輟非常也始勤而終怠非常也言從而行違非常也窮守而達變非常也非常則非可久之道矣故作而不輟勤而不怠從

而勿違守而勿變循循焉孳孳焉敬以持其志和以養其德靜以寧其神勇以致其力則凡吾之所為者皆久而弗易也壽固不在吾乎蓋人壽雖命于天而在于吾者君子不謂命也命于天者有窮在于我者無窮而我之所為又足以保其在于天者是又古人介壽之道也禮祝辭云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

陸師顏字說

吳興陸觀復靜厚而嗜學從余游久一日來請曰觀復

長矣顧先生賜之字余謂生之名其取諸易之復乎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孔子釋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自姤至剥剥極為坤則為陽矣一陽復于下斯為反善之義而復之最先者故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學者能省察于一念之微以求復夫本然之善是謂觀復顏子之所以為顏子者亦若是而已字生為師顏可乎觀復再拜受教余曰未也孔子又嘗以克己復禮告顏子矣克

已復禮乾道也復之陽即乾之陽不遠復即克已復禮之復由一陽之復以至于純乾此顔子為仁事也觀彼其師顔哉

為蔣師父作思勉説

學必思于心而勉于為二者恒相須也然非澄静不能思非堅久不足言勉蓋思以汨亂之心則所思者謬勉以狂鋭之力則其勉也有時而衰矣生嘗往觀夫流泉乎其出也繹繹而有緒類乎思其奔迸于崖石窖東之

閒勢不可遏類乎勉至于達而為長川瀦而為大澤浩乎其往也淵乎其止也則不見有所用其力焉君子之為學不亦若是乎哉生歸當日從杜先生游武夷溪上試指流泉以吾言質之

大都海子橋火德廟疏

火政行四時祭已嚴于周禮陽氣彌六合祠豈繫乎商丘睠國都之所崇宜廟貌之有赫故必增廣舊制妥寧大神使處守者有以栖其身而禱禳者得以布其武銀

甕丹甑願輦致于殊庭絳節朱游來環衛於吉土廓泰米之玄境結蓫珠于新宫海上之蜃閣横開橋左之星河斜轉東風解凍深回寒谷之春南面向明永介聖皇之壽

祭許中丞文代人作

伊昔先正爲元儒宗克紹厥家實維我公所紹伊何曰孝與忠司成于學左轄靖共矧是二者與先正同出秉憲節樀姦摧克方岳佐理載熙民庸及登鑾坡位望愈

崇晩居中司盈厲高風讜言或違去如蜚鴻琴冊几杖
丘園從容公齒雖暮顏如冬松尚需安車太行之東來
朝來言以廣帝聰天不慭遺倏焉告終縉紳聚哭莫啟幽宫
其追念曩歲游于辟雍公獨恵愛牖其顓蒙乃今粗成
敢昧所從顧瞻卑懐寒雲濛濛爰致泂酌以寫悲悯

安雅堂集卷十三